

绣鞋记

(清) 乌有先生 著

第一回 叙华筵共谈衷曲

诗曰：

堪叹世人不自知，欺人便是把天欺。
茫茫欲海终填满，事到其间悔恨迟。
丹凤来仪宇宙春，中天景色四时新。
世间事业惟忠孝，臣报君恩子报亲。

这首诗乃前人所作，无非要世人以忠孝居心：如居官，以尽忠报国；居家者，以尽孝事亲。是忠孝为人生之大本也。人能全忠全孝，则知节义廉耻，凡一切越礼非法之事不敢妄为，宗族乡党揄扬德行，是以流芳百世；若不忠不孝，则丧节义廉耻，凡一切损人利己之事任意胡行，乡曲闾阎无不咬牙切齿，是以遗臭万年。这一节话乃千古公论，并非一人之私议也。按下不表。

且说有一土豪劣绅，姓叶名荫芝，系莞邑石井乡人，别号鹿莪，浑名皮象。自幼在家攻书，侥幸名登金榜，曾任户部主事，在京供职几年，因丁内艰，回家守孝。发妻张氏，早已镜破钗分，姬人伊氏，恃宠专房，再续何门，乃贡士南宫之女。

前生一女，许配白马烟同李鹤举之子。亲家来往十分情密。

一朝主事寿辰，家人打扫地方洁净，满堂佳客纷纷到贺。

荫芝在家贪恋妻妾，兼之财路通神，久经服缺，不欲起复登朝。

是日寿辰，大开筵席，觥筹交错，婪美杯倾，膳罢酒阑，宾朋散退。座中惟有武举邓清、同宗叶润泽。此二人乃是主事门下走狗，惯于巧言令色，左右逢迎。荫芝将各亲友送了，只留他两个不肯放行，声称：“仁兄何必匆匆回府，权且屈驾寒庄，弟有言词奏告。”于是分付家丁重摆酒宴，与二人畅饮谈心。

正饮之间，家人报上：“亲家李老爷到来。”三人连忙起身，离席相迎。彼此说长话短，共叙寒温。礼毕，大众一齐入席。

台中摆列海错山珍。酒过数巡，鹑举把杯，命仆满满斟上，双手捧定，叫句：“亲家，今日乃东华注算，南极增辉，弟叨姻末，理应到贺称觞，只因俗冗匆匆，以致迟迟到府，借花敬佛，聊表微款，但愿亲家大人从此加官进爵，财帛亨通，年年此日，岁岁今朝。”说罢，将酒敬上。荫芝双手捧

接,只称：“亲家，小弟材同蒲柳，不过马齿频加，辱承宠锡吉语，实深惶愧既承台命，自当乐从。”将酒一饮而尽，命童满斟一盏回敬。邓清乘势连声称羨；“进士公果系福如东海、寿比南山，近日天平旺相，厘戡兴隆，财帛丰盈，不下陶朱之富。”荫芝答曰：“小弟才微福薄，虚愿难偿，数载经营，目今依然故我。吾兄所云，实为铺张取笑。我想世间千好万好莫如钱好，自古道：一肥能遮百丑。但此物原非易得，纵然枉尺直寻，亦无妨碍。世上见利而思义者，能有几人哉！”叶润泽胁肩微笑，说道：“若要取财，须凭胆大，一不怕人言捐摘，二不怕神明鉴察，三不怕官司告发，方能患得银钱到手。”

邓清闻言，十分称妙：“润兄高见，果实不差。难怪人人请你做状。原来一肚尽系砒霜。但系求财须寻方向，不若我们同往城中找觅一向公所，大家朝夕聚首，彼此打算求谋，写出主事户部衔头，谁不称羨。就系大小衙门也亦无奈其何，

况且更有一宗美事，城中有女如云，袅娜娉婷，风流称绝。或时倚门卖笑，甚属可人，引动多少官家子弟，倩人作线穿针，但得身边有些钱钞，何愁好月不得团圆。”这一番话说得荫芝心如火热，霎时就要动身举行。便向邓清说道：“此言果合我意，烦兄与我找所雅洁房间，以便在城居住。”邓清说：“谨遵台命。此事交于小弟担承。”言罢，一众告辞，各自回家。

次日，邓清即往城中，便向水头陈宅赁了一所，名曰：评花阁，内中奇花茂胜，秀草清幽，家伙什物，一切齐备。邓清令仆打扫虔（干）洁，安排各事停当，便请主事乔迁。荫芝进到馆中，把目观瞧，心中十分喜悦，便道：“邓兄办事真乃妥当。”从此狐群狗党日相往来，不在话下。

一日荫芝无事，想起老邓个篇言语，就欲出街闲游。小装打扮，脚下穿了一双方头行履，手上带了一个金镯。轻摇雅箏，做出官家模样，徐安、陈福跟随，就向西门而去。一路行来，只见游人

成群结队，比户弦歌。多少油头粉面遮遮掩掩，卖弄风情。远望一道朱门排列高牌。执事徐安说道：“前边那所亭苑甚属华美，日日有人在此醉月飞觞，老爷何不步往赏玩一番。”

荫芝说：“来意不诚，未便唐突。我们不若掉过隔边去罢。”二仆称是，随即步往松柏高街。正在徘徊四顾，忽闻香风扑鼻。抬头一看，只见门边有位佳人，露出足下二寸金莲，恍如潘妃再世，真乃俊俏销魂。头上螺髻堆云，身中白衣铺雪，下边映出葱绿纱裤。貌赛姮娥，恰似对人暗传心事。荫芝看罢，暗暗叹道：“这个欢喜冤家，五百年前结下。”不觉遍体酸麻，恨不得向前偎傍。但恐被人耻笑，有失官方。权为忍耐。倚身靠住墙边，方寸自乱。此时欲行欲止，进退维艰。谁料惊觉这个女子，见其如醉如痴，忍不住笑，丢个俏眼，低声叫句：“嫂嫂，你看街上游人挨肩擦背，络绎不绝，你不若放下绣鞋，偷闲片刻工夫，出来则剧。”荫芝听见莺喉宛转，便更魄散魂飞。

正在留连驻足观望,这女子旋即举步入内,兰麝之香仍在,环珮之声渐远,望眼将穿,馋涎空咽,万种相思从此而起。几回搔首仰天长叹,心中暗想:这位佳人未晓谁家妇女,淡妆素服,如此摄魄勾魂。站立一回,绝无声息。只得呼唤徐安、陈福转回旅邸。是晚愁肠百结,坐立不安。意欲归房就寝,争奈孤枕难眠。起来独步园亭,但见一轮明月照耀长空,我想天上嫦娥难比此娇美貌。随唤徐安来问:“今日经过高街,看见站在门边这个女子,你可否知其来历?不妨底细说来。”徐安听罢,口称:“老爷在上,今日所见这位佳人乃系张木公之女,匹配何家为媳,孀居已自三年了。他乃莞邑堪夸,绝色有名,张凤姐之称远近闻名,无人不识。他兄名唤良雪,颇有膂力,惯娴弓马。长向花街柳巷,爱月贪风。老爷如果中意此女,不妨坦腹东床。”荫芝听见徐安言语,心内思量,不知此女意下若何?但风流人物是必情长。观其动静,也有求凰之意,必须寻觅一人穿

针引线，方能撮合成就。主仆谈论多时，耳听樵楼四鼓。徐安请主歇息。荫芝暂回帐底安身。辗转牙床，不能成寐，回思彼美人兮青年失偶。情实堪怜，若得与她共枕同衾，就使一年半载，死亦无憾。转眼鸡声报晓，曙色光窗，起来穿衣盥漱。徐安报道：“亲家老爷到来！”

第二回 宝莲庵请尼作合

诗曰：

意外姻缘不是真，无端邂逅两逢亲。

莫愁底事难成就，自有穿针引线人。

话说荫芝听得亲家来了，连忙迎入馆中。礼毕，分宾坐下，徐安就即进茶。鹤举微微含笑，叫声：“亲家，几日违教，为何愁容可掬？”荫芝答曰：“不错，弟是有宗心事，难向人言，叨在亲好，不妨与你细说。只因昨日散步闲游，打从松柏高街

经过，忽遇门边站立一位如花美女，查问原由，知道她是张凤姐，有意兼葭相依玉树，未晓桃源何处问津，伏祈高明一为指示。”鹤举闻言，哈哈大笑：“我估亲家为着何来，谁知思念张凤姐。小弟颇知她的根底。先年嫁与汾溪何宅，不幸青年守寡，三载于斯，时常归来外室居住。她同宝莲庵内桀枝、亚左两尼交好，时常往来，不啻如糖似蜜。亲家为何忘却了么，不用求媒执斧，不用拉扯皮条，但得两个秃奴舌剑唇枪，自能携云握雨。亲家意下以为如何？”荫芝听得这番说话，喜上眉头。

心中偷忖起来，亚左系我平日交好，今将此事托其作合，恐他求更〔不便〕推却。主意已定，开口叫句：“亲家，多蒙赐我指南小妇，谨依桀训。正所谓：一人计短，二人计长。古云：

送佛送到西天。还请亲家与我同行前往宝莲，幸勿吝玉。”鹤举答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荫芝连忙穿衣打扮，吩咐徐安看守馆中。于是两人摇摇摆

摆出门而去。信步行来，顷刻之间便即到了。但见禅院深沉，寂无人声。二人步入庵内，看见苔痕绿净，满径红飘。转过东轩，适值桀枝课诵已完，经堂倦坐。见了叶、李两人，疾忙起身迎接，春风满面，笑说：“今日是何风吹贵人到此，禅室生辉。”问讯已毕，吩咐小尼敬奉茶汤。请问二位光临，有何照顾？睽违雅范，结想殊深。”荫芝道：“握别以来，时萦五内，只缘俗冗纷纭，有疏奉候。目今寄寓水头陈宅，相去咫尺，可得时常亲近。今者到来，并无别意，有一机事相求，师傅若肯应承，方可说与你听。”桀枝道：“素女雅爱，报答无由，倘有万难之事，也亦尽力为之。伏望你令，明以教我。”荫芝道：“蒙你允肯周全，实乃心腹之人。不瞒你说，我因日前在松柏高街经过，看见张凤姐站立门边，丰姿可爱，秀色可餐，归来忘餐废寝朝夕怀思。左右思维，实乃无从入手，闻得你与张凤姐时相往来，颇得同心合意，特此拜浼，为我传音。倘获玉成，断不有辜大德。”

桀枝说：“我估所托何事，原来为看张凤姐。若托别的，我可担承，要我传书递柬，实难从命。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出家人只知看经念佛，不管引线穿针。另请高明，恕吾方命。”荫芝道：“出家人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佛法无边，普度一切，有求必应，无不乐从，故此禅堂梵院称为欢喜地。伏望大开方便之门，慈云荫护杨枝，甘露灌溉荒田。事成之日，定然厚报深恩。”桀枝道：

“既然如此，只得曲为承应。但我虽能作合，千祈勿要过后去人。”荫芝作揖称谢，叫声：“师傅，一切放心，此恩此德没齿难忘。”鹤举闻听，甚为喜悦，便道：“我所指引，可是真的？”荫芝答云：“高见不差。”议论之间，不料桀枝早已令人备办斋膳，扳留叶、李两位在客堂酌酒。饮毕，告别回归。

声言迟日再来补报。桀枝相送出门，一拱而别。二人各自归去，按下不表鹤举。

单说荫芝回窗，心中忽然想起：倪训导名新

棠，与我颇称莫逆。闻他与张府属在葭葦，不若祀他鼎力周全，从旁相助，俾得早为成就，以免担延时日也。次朝早起，峨冠束带。吩咐仆人打轿，前往倪府拜会。徐安先行投帖，陈福在后跟随。到了倪府门前驻轿。新棠忙便出迎，携手步进书房。二人施过了礼，分宾坐下。倪爷说道：“违教以来，实深企慕，迩闻乔迁贵寓，未得趋候起居，疏懒之罪，乞为原宥。”荫芝答道：

“不敢，弟缘公私交迫，弗克时亲芝宇，近况如常，藉福托庇平善。日前蒙兄过信，尚未归赵，寸衷殊觉耿耿耳。”倪爷道：

“区区之项，何足介怀。朋友有通财之义，自古皆然，毋庸齿及。”家童进茶，饮毕，叙谈愜懽。未几，叶爷意欲告辞，新棠挽留再四，吩咐摆筵款待，情义殷殷。荫芝心内不胜欢喜，暗暗称羨；倪公果实疏财仗义，我的心事何妨与他倾谈。酒过三巡，叶爷启口叫声：“贤弟，不瞒你说，我有一段姻缘与你商酌，倘蒙鼎力介绍，

谅必有济。”倪爷说：“有何见教，请道其详。”荫芝便将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尽为剖白。新棠听了，微微含笑：“进士公实乃有心人也。彼姝者子，果然生得美貌超群，但此女寡居三载，有意曲谱求凰，恐茂陵才子从此便乃当炉耳！弟想弟与张家属在戚末，但伊母平日背冷趋炎，十分势利。若然说出当朝户部主事求亲，自必乐为从允。既承见谕，这段姻缘交于小弟身上，断不有辜所托耳。”荫芝听罢，呵呵笑道：“兄乃斫轮老手，作事必谐。况小弟先已令人通传消息，看来不致落空。更有一言奉托，贱内乃是女流，生平赋性耿介，恐其怀有醋意，不能相安。仰恳驾下修书一封，札致家岳南宮，训诲伊女，以免后来争论。”新棠诺诺连声答应。

荫芝拜谢，辞别而归。

光阴易过，时序频更。不觉乃是端阳佳节，柳垂陇畔，荔熟村头，画舫兰桡，男女共看龙舟竞渡，满河尽是游人。笙歌迭奏，锣鼓喧天，十

分热闹。张凤姐叫声：“嫂嫂，我想前世不修，身为女子。你睇佳节当前，不能学得男子，四方游玩。

或东或西，听其随意行乐；或南或北，任他到处留连。我辈女流，算来虚担岁月。”陈氏闻言，双眉频蹙：“姑娘所说，大欠参详。我想人生在世，男女皆同一体，总为命里所招，厚福者，荣华乐享；薄福者，冷落堪怜。多少名门闺秀出嫁，夫唱妇随，燕侣莺俦，如胶似漆。虽是女流，未为孤负，何必区区身为男子乎？所可恨者，如我命生不辰，竟同秋叶，终年长守有夫之寡，这却是虚耽岁月了！”言罢泪如雨下，凤姐连忙劝解：“嫂嫂何必如此伤情，我兄迷离花柳，乃系少年心性，一朝省悟，定必月缺复圆矣。如妹许字何门，心拟天长地久，不意福薄灾生，青年丧偶，独守空房，何恨如之。今者柏舟自咏，触景伤神，画眉彩笔谁拈？舞鸾青镜独对。虽不敢云节凛冰霜，少可自信肠如铁石。孤芳独抱，以待将来。”二人谈

论一番，转回闺阁而去。按下不题。

且说贡士何公，饬食有年，品学兼美，其女配与叶荫芝为继室，夫妻笃好，如鼓瑟琴。何公在水和街里设帐，桃李如云。

节届端阳，放假无事，在家养静。忽然见有一个苍头手捧鱼鸿尺素，据云：钦式倪老爷奉达何公。双手接过，即行开阅。内云：

世愚侄倪钦式书奉南宫世伯大人阁下：久疏麈教，鄙吝丛生。联隔以来，屡欲裁鸿到候，只缘公私交迫，以致尺一快如。

辰下荷风荡暑，竹露生凉，遥念台禧定符，私祝翹异何如。启者，令坦鹿莪曲谱求凤，情殷射雉，表卿卓女，指日同盟。俱以稔知，无烦赘述。前所虑者，张家乔梓，未肯曲从，今调处之馀，又蒙许可，天合奇缘。想鹿莪不亦称快乎。惟是外缘易就，内患难堪，鸬鹚无疗妒之方，莺燕有相猜之隐，在令爱夙承姆训，固知德荫江沱，在鹿莪熟虑闺情，恐其伴生床第。特嘱侄修芜楮，

聊达葵私，伏乞琴书之暇，雇肩舆踵弃府，详谕令爱一番。俾鹿莪月意园成，庶不致负前因于石上，虚雅约于河洲，妙何可罄，临楮不尽依驰。专此，走达。顺请潭祉，不既。世愚侄倪钦式顿首。

何公看罢书函，沉吟半晌，此事新棠也曾说过，因到张家拜会，见木公心意未决，权为放下。今者书来，嘱吾将女劝谕，以杜后来争端。此乃荫芝过虑。先为安慰女心，待我修函致复新棠，然后将情劝女。缮札已毕，打发苍头回转，吩咐催轿，即往石井村而去。到了叶府，何氏闻知，疾忙迎接父亲。问安已毕，亲手敬春香茶，口称：“爹爹到此，有何见谕。”南宫含笑叫句：“女儿，我来并无他事，只因张家女子，情性温柔，举止端庄，你夫有意好速，添为内助。想你自幼在家读书，颇谙三从四德，闺房之事也亦深知。古来三妻二妾指不胜屈，后妃能速下而乔木兴吟，夫人承雅化而江沱致咏。况伊乃是德门之裔，堪比

玉叶金枝，不嫌位列小星，你亦何妨容物？千祈勿生妒心，常怀醋意，不惟你夫之幸，亦你父之幸也。”何氏听罢这一番言语，满面春风：“爹爹一旦放心，女儿虽属愚呆，夙昔曾娴闺训，但愿之子于归，同心共事夫婿，情同姊妹，有何大小之分。第恐人心叵测，反复无常，更恐男子溺情笃好，恃宠争强，使女有绿衣黄裳之叹，夫复何言。”何公听罢，满心欢喜，得女如此，真不愧大家之风。话罢，即时打轿归家。

荫芝得了新棠回信，忧疑已释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第三回 张凤姐绣鞋慰赠

诗曰：

男情女意两无猜，谁信时乖命也乖。

海誓山盟何足据，多情全在绣花鞋。